

## 孤獨(絕句小說)



夜靜謐，月清冷，遠山模糊。她，白髮斑斑，坐在老樹下，神思恍惚。

時光那頭，河邊小樹下，棒子摟着阿月。水里人影，纏綿，隨波起伏。

跟我走吧，阿月。他鄉，生米煮成熟飯，再回，好不？

棒子哥，我沒這福。我哥殘疾，娶不上媳婦，命苦。阿爹說，龔家香火接不上，我不同意換親，就是逼他走死路。

夜風襲來，水面的影子，分開，消失。烏雲遮月，淚水入肚。

小樹長成大樹，阿月成

阿媽。男人嗜酒成性，白天醉如泥，夜晚作威作福。勞累了一天的阿月，才上鋪，酒鬼就往她身上撲，稍不如意，拳打腳踢。阿月，心如殘燭。

春風吹不開心的孤獨。柳下常客，冷月藏霧。

媽，你怎么又來河邊哭？奶奶，別哭，給你大白兔。兒媳孫女，如常尋她，攏扶回屋。

作者朱華勝 曲靖市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林業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絕句小說學會(籌委會)常務副會長。

曾國藩有四點和我驚人地相同：寫日記，記賬，下圍棋，先吸煙又乾淨地戒掉。這讓我一下子親近了他。進而發現，他對目標的苛求，量化到天的執行方法，更讓我引為同類、深表嘆服。受他影響，我2014年的個人目標就定為：“每天進500元、寫500字、讀50頁，皆可超，不可少。”目標，誰都能設，設得也儘可不難辦到，難在堅持。只要每天堅持住，勻速前進，一年下來，就是奇迹。

有一點，他和我們大多數人都相同：忙。忙不分古今，症狀都是事兒干不完，時間不夠用，在意的事兒卻一件不成。能成一代名臣，“封一等毅勇侯”，估計最低也正部級了吧，每天的公務、見客、應酬，自然就將時間耗去大半，將人累個半死，是真忙。就是這樣一個數十年如一日的大忙人，每天皆嗜讀如命，錙銖積累地寫作，給太多無法平衡忙事業和保持讀書寫作關係的人，提供了一個現身說法的樣板——你忙得過曾國藩嗎？

然而，官場的輝煌，映入日記，卻幾乎不見。放到日常的狀態，古人和今人都差不多。就那麼一天天地記，不管是多偉大的人物。

試摘錄他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一則：

早，習字一百。拜客數家。至何丹畦家會課，申正散。與樹堂、筠仙久談。旋與筠對棋二局。

這是他日記的典型寫法：每天結束時回顧，順敘，精要，只記事，不抒情。爲了讀懂

## 我和曾國藩是哥們兒

大山，再殺上兩盤，是一樣的。

再錄他官升高後，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八日的一篇，生活、工作的節奏、內容，明顯不同了：早，清理文件。飯後閱操，至午時畢，罰二人。見客四次。改信稿三件、片稿一件，系與王制軍會奏饒鎮軍因病乞假之案。夜，閱《姚姬傳集》。寫官制軍信。是日，接和將軍咨，言石達開將由茶陵犯湖南，陳玉成將由潛山犯武漢，李世賢將犯高淳、東壩。將探報咨來，逆焰復熾，頗不可解。

早起的首件事，已調爲清理文件，日間所處理的，均爲軍國大事。但閱讀依然不減！可謂日理萬機，手不釋卷。

他名氣太大。政界、商界、學界都讀他、傳播他，令人拍案的警句名言俯拾皆是，反倒沒人再費事去讀他了。我也如此。四大本裝幀豪華的《曾國藩全集》買來已一年，正式起讀，卻在奔向馬年的除夕。一翻之下，最感興趣的，就是他的日記。將日記收入一個人的全集，我本是極反對的，好在他不是文學家，還可容忍一些。

洛陽有一對80後大學生夫妻雙雙辭去了在北京的高薪工作，回洛陽賣燒鷄的新聞引起了網友們的關注。這對被大多數網友稱讚爲“有想法”的夫妻，都屬於高學歷的知識分子。妻子李丹霞是洛陽人，今年30歲，廣西大學應用數學專業研究生畢業，丈夫李宗仁是駐馬店人，今年32歲，是吉林大學經濟法學的高材生。

夫妻倆的店很小，不足10平方米。但是，生意挺好。小店內外全由李丹霞和李宗仁夫妻兩人打理。“辦理營業執照、對外聯繫、接貨都是我老公做，我負責賣東西就行了，他主外、我主內，我老公最辛苦。”妻子李丹霞歡笑着，和丈夫李宗仁在店里一邊打掃衛生一邊說，“早上生意好，一大盤都賣完了。”這個時候，窗口處的托盤上，只剩下兩只半燒鷄。李宗仁又忙和新安縣總店聯繫：“燒鷄沒有了，快來送點貨吧。”

倆人2011年在北京工作時相識。2013年結婚。如今，已有一個8個月大的兒子。“我是被她騙到洛陽賣燒鷄的，剛認識那會兒，她沒跟我說自己想賣燒鷄。”李宗仁笑着說。而現在身爲老闆娘的李丹霞也笑着坦言，自己從上高中的時候就像賣燒鷄。她說：“小時候經常去店里幫忙，每當自己賣出一只燒鷄就會特別開心。”

李丹霞的父母在新安縣經營了兩家燒鷄店，在當地很有名氣。李丹霞曾把自己這樣的想法告訴父母，但父母當時都沒有在意，偶爾還會數落她：“小孩子家，好好學習，別瞎操心。”高中畢業那年，李丹霞再次提起自己將來想賣燒鷄。父母半開玩笑地說：“如果要賣燒鷄就不用上大學了，高中畢業就能賣。”但李丹霞有自己的想法：“做任何事都要有一個過程，有些時候我們做的努力並不能立即看到效果，但這些努力無形中

一天上班去得早，打開手機上的收音機，也不知調到了哪家電台，電台里正播放着漢字聽寫，女播音員用標準的普通話連續讀了三遍“格縫”。隨後播音員解釋：“格縫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農村婦女做布鞋用的。”

聽到這裏，辦公室里男男女女九個人，大家的年齡從三十多歲到五十多歲的都有，並且個個都是專職的文字校對人員，卻在此時，只能用疑惑的眼神相互看看對方，彷彿都在向對方發出疑問：“你會寫嗎？”一陣沉默後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說上了，都說自己從沒聽說過“格縫”這個詞，更不知道格縫爲何物。

於是大家連忙查閱字典，看到注解里寫着：“用碎布或舊布加襯紙裱成的厚片，多用來制布鞋。”這時，大家都忍不住笑了。於是，人人爭着說，格縫一詞自己小時候太熟悉了，只是長大後這二十多年不再提及，給忘記了。五十餘歲的兩個女同事說，她們還曾經幫着母親打過格縫啦。

記得我小時候，每件衣服穿得破爛得不能再補時，這件衣服才會被母親拆掉，撕成一片一片的布片，母親把撕成的布片叫鋪襯。在太陽非常“毒”的夏日，母親先燒一鍋開水，將麵粉撒進去打成一

鍋漿糊。然後母親找一塊木板，將漿糊塗在木板上，再將鋪襯一片一片從木板的頂邊向下貼。每貼一塊鋪襯，都要拉平摁實。貼過一層鋪襯後，再在鋪襯上塗抹一層漿糊，接着貼第二層，如此反復貼到十多層，格縫就打成了。然後將打成的格縫放在太陽下暴曬，直到干透時，母親會從木板的頂邊小心地揭起格縫一角順勢揭下，這便是一張成品的格縫。

只有格縫變成鞋子被人穿在腳上，此時才能體現出格縫的價值。在做鞋時，母親會根據全家人不同腳的尺碼在格縫上用白土劃出鞋樣，然後裁剪出來，做鞋底時，將剪好鞋底樣的幾塊格縫摞在一起，然後用白布包起來，再用麻線一針一針納出來，此道工序叫納鞋底。鞋底納成後，再將裁剪成鞋幫的格縫包上一層黑布，用針線將格縫和黑布縫在一起，然後再將鞋幫縫在鞋底上，這樣，一雙鞋就做成了。

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小時母親說過的一句話：“由布變成鞋，是布完成了它在世間的最後使命。”母親還說過，布料成爲一雙鞋穿在腳上，那雙鞋的布料已經過了母親手里

的七十層工序。我曾不解地問過母親，有哪七十二道工序？母親說，綿花要彈出來，搓成捻子，紡成線，織成布……母親一口氣真真給我算出了七十二道工序。

現在想想，在我童年時，哪怕是巴掌大小的一塊已是千瘡百孔的廢布，母親都捨不得丟棄，都會利用起來，可以說，每一雙鞋子的做成，其實都是真正的廢物再利用的過程。那些廢布，經過母親的巧手整理和加工，製作成格縫，然後再做成一家老小須臾不能離開的鞋子，那裏麵包涵着智慧、母愛、辛勤和汗水。如今，在這豐衣足食的年代里，我竟然遺忘了格縫。

作者楊進峰 銀川日報社

## 被遺忘的格縫

場屋子里，吃一條被炸得油光光的豆蟲，喝一口小酒，那種愜意的表情，神仙般。要知道，在那並不富裕的歲月，家家吃肉都很稀少，能吃上味道鮮美豆蟲，也算是嘗到極品了。

吃豆蟲只是其中之一，還有一種美味更加奇妙。當毒蟲的秋陽將滿場院的豆莢曬得爆裂的時候，那些隱在豆莢中的小豆蟲隨着開裂的豆莢爬出來。爺爺趕着毛驥拉着磚瓦碾壓幾遍，挑起豆棵，黃色的豆粒中，那些小如麻線般，紅的、白的小豆蟲就爭先恐後，四散爬着。爺爺拎着一把笤帚，掃到一起，撮進盆里。

這種小豆蟲更加好吃，用油炸了，紅的耀眼，白的脆亮，如果再撒上一點砂糖，那味道甭提多美了。在那困難的年代里，與其說我每年在盼望秋收，不如說在盼望那場院里的美味。

現在，土地都分產到戶，農民們爲保高產，噴藥治蟲，很難再見到像當年場院里那樣多的豆蟲了。

然而，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經歷，總誘惑着我的情思，叫我無限懷想，又叫我無比神傷……

作者魏益君 山東省臨沂市平邑縣怡馨苑小區

方向去奮鬥。我們與其緊緊掌控和操縱，遠不如多爲孩子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和建議，讓孩子自己琢磨和掌握自己的未來！試想一下，即便我們幫孩子選的路子很寬很廣很陽光，可孩子不感興趣，不願爲之努力付出和創造，那又有什么意義呢？別說給孩子一個錦繡前程了，就是想讓孩子堅持下去恐怕都很難！因爲一個人對自己的學習和工作不喜歡，不感興趣，那有如何指望其做好，干出一番成績呢？然而換過來再想想，若是一個人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，那他往往就會自發自覺地投入更多的熱情和心血，即使遇到一些艱難和坎坷，他也不會輕易放棄，而很可能想方設法，盡心竭力去應對，從而不斷地提高和完善自己！兩相比較，很顯然，後者更明智更科學更可取。後來，親戚一家總算達成共識，同意“誰的未來誰做主”。他們全家齊心協力蒐集、查閱了許多信息、資料後，孩子自己做了最後的決定，然後高高興興去求知深造去了……

一個人一輩子必須得有自己興趣、愛好和主見。我們不能望着別人的高度，踩着別人的腳印，盲目地去攀比或跟風，比如非要當官、從政，企望一輩子端着鐵飯碗以及拼死求名逐利什么的。而應該“忠實于自己的内心”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讓自己快樂，同時又能幫助身邊的人，爲他人帶來便利或樂趣，多好啊！這種利人利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值得肯定和贊賞的。所以完全可以這麼說，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並能幹出一些成績來，就是人生的一大成功！

作者張力曼，豫西南山區淅川縣人，最愛精短小說。《小小說大世界》編輯，業餘自由撰稿人。

## 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

已經成爲了成功路上的墊腳石。上學不只是學習，也是培養學習能力，我相信，一個有學習能力的人，無論做什么事都會非常有優勢。同樣賣燒鷄，上過大學和不上大學是不一樣的。”

2004年，李丹霞考上河南師範大學，上學期間她只要在街上看見燒鷄店必定進去“試吃”，並留心觀察店內的經營情況。2008年，李丹霞通過研究生考試進入廣西大學繼續深造，畢業後進入北京一家外企從事數據分析工作，年薪15萬。在這期間，李丹霞結識了李宗仁，他當時也在一家外企工作，年收入20萬左右。雖然倆人的收入還算不錯，但李丹霞心里始終放不下賣燒鷄的想法。“其間，我會經常在腦子里規劃一下燒鷄店的樣子和經營方式，而且依然保持着逢燒鷄店必進的習慣。”2013年，在北京闖蕩了兩年的李丹霞經過再三考慮，決定離開北京回老家開燒鷄店。

其實對於這件事，李丹霞的母親李志英原本並不支持寶貝女兒。但父母們內心更多的是關愛和心疼。“她辭職根本就沒有跟我們商量，屬於先斬後奏。”她說，“從我內心來說，我還是希望女兒能上班。但現在，肯定會全力支持她！”李宗仁也透露說其實他的父母原本也不是很同意他的做法。但從小父母都很支持他，所以他已經決定了，父母就沒有再多

說什麼。

提及自己的初衷和未來的發展，李丹霞說：“我不會過多考慮外人的議論。人只有一輩子，選擇讓自己舒心的生活最重要，真正的贏家是能夠真正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度過一生。”看得出，李丹霞對未來很有信心。沒錯，她正在計劃在其他市地開連鎖店呢。在這個畢業季，李丹霞也談了自己對大學生就業的建議：“無論做什麼，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的内心，這樣就能激發出全部潛力，克服一切困難把它做成。”

看來，這對燒鷄店的夫妻老闆確實很“有想法”！尤其是老闆娘李丹霞。說實話，我很贊同李丹霞的膽識和她這種很理性很有自己見地的說法。

我有一家親戚，幾年前，他們全家爲報考什么院校什么專業而爲難。起初，父母的意見和孩子的意見不一致，父母極力想讓自己的孩子按自己心中所想的方式發展下去，可是孩子不喜歡，不願意！怎麼辦呢？我們都

勸親戚的家長輩們想開些，放開手，讓孩子自己去選擇，去決定。因爲，不管什么院校，什么專業，我們再好的想法和建議也只能讓孩子做參考，而不能越俎代庖，替孩子選擇和決定。孩子已經長大，懂得自己喜歡什么，需要什么，願意朝那個

方向去奮鬥。我們與其緊緊掌控和操縱，遠不如多爲孩子提供一些有益的參考和建議，讓孩子自己琢磨和掌握自己的未來！試想一下，即便我們幫孩子選的路子很寬很廣很陽光，可孩子不感興趣，不願爲之努力付出和創造，那又有什么意義呢？別說給孩子一個錦繡前程了，就是想讓孩子堅持下去恐怕都很難！因爲一個人對自己的學習和工作不喜歡，不感興趣，那有如何指望其做好，干出一番成績呢？然而換過來再想想，若是一個人從事自己喜愛的工作，那他往往就會自發自覺地投入更多的熱情和心血，即使遇到一些艱難和坎坷，他也不會輕易放棄，而很可能想方設法，盡心竭力去應對，從而不斷地提高和完善自己！兩相比較，很顯然，後者更明智更科學更可取。後來，親戚一家總算達成共識，同意“誰的未來誰做主”。他們全家齊心協力蒐集、查閱了許多信息、資料後，孩子自己做了最後的決定，然後高高興興去求知深造去了……

一個人一輩子必須得有自己興趣、愛好和主見。我們不能望着別人的高度，踩着別人的腳印，盲目地去攀比或跟風，比如非要當官、從政，企望一輩子端着鐵飯碗以及拼死求名逐利什么的。而應該“忠實于自己的内心”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讓自己快樂，同時又能幫助身邊的人，爲他人帶來便利或樂趣，多好啊！這種利人利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值得肯定和贊賞的。所以完全可以這麼說，以自己的方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並能幹出一些成績來，就是人生的一大成功！

作者張力曼，豫西南山區淅川縣人，最愛精短小說。《小小說大世界》編輯，業餘自由撰稿人。